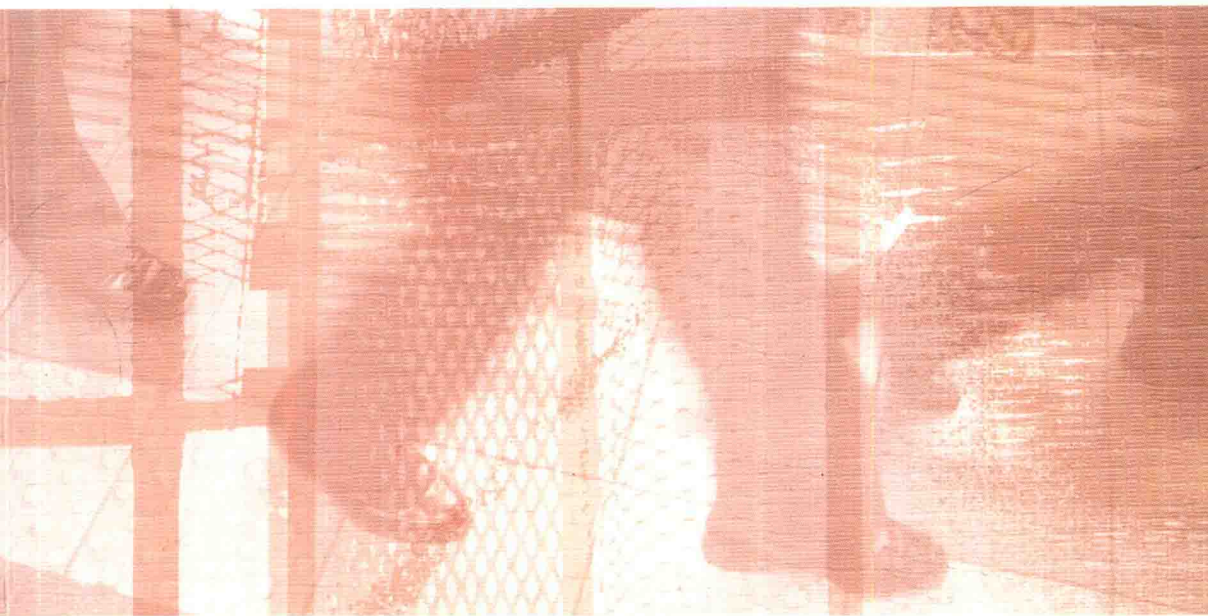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人口合理分布研究

——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协调发展

张车伟 王智勇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人口合理分布研究

——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协调发展

张车伟 王智勇等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口合理分布研究: 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协调发展/张车伟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 - 7 - 5161 - 7254 - 4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人口分布—研究—中国 IV. ①C9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861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庆红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5
插 页 2
字 数 398 千字
定 价 8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成果，本书是课题组成员共同努力的成果。它的出版虽比预计时间稍迟，但这使我们有了更多时间修改、完善。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内容就比当初计划更丰富了些。初稿完成后，我们不断对书稿进行修改，多次召开课题组成员会议和专家讨论会，内容也从原来的5章增加为10章。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现有区域数据统计数据不完善，很多比较复杂问题的分析经常只能基于省际层面数据，很少使用地级区域数据，更不用说使用县级区域数据了。然而，中国的省级行政区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省级区域分析常会忽略大量内部异质性，从而使得研究很难深入问题的实质。为了弥补以往研究中数据方面所存在的不足，课题组下大力气建立基于县级行政单元的人口、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数据库。为获取数据，课题组与国家统计局、民政部、城乡建设部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委以及国外研究机构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收集了多种来源和渠道的数据，基本上建成了基于县级行政单元的人口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数据库。数据库的建立使得我们的研究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我们的研究注意吸取国际上城乡以及区域划分方面的最新成果，采用规范的研究方法，依托县级单元人口经济社会数据库，尝试对中国人口合理分布问题进行探索。所谓人口合理分布，我们的理解就是人口与产业或者经济活动相匹配的分布。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在研究中考察了我国人口分布的历史变动、现状、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分析了地区差距的变动特点及其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同时，我们把地区差距理解为人口与经济集聚两个过程不协同所导致的结果，而不匹配程度就是地区差距的空间表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向东部地区集聚，而人口没有相应集聚是造成区域之

间差距不断拉大的直接原因。同时，人口与产业集聚相对速度变化决定了二者分布匹配性的动态演进，而旨在追平区域均衡发展的政策最终都需要落在如何影响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速度上。这样的分析以及所得出的一些结论和认识对于今后如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显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我们的研究还探讨了我国城镇化格局变动与人口合理分布的关联。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突破 50%，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城镇化社会。作为推动中国今后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城镇化的本质从人口分布来看其实就是人口不断聚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如果人口的聚集不能与产业或者经济活动聚集相协调，则城镇化就不能称为完全城镇化。通过对我国城镇化格局变动的考察，并借鉴国际前沿的研究成果，我们在研究中提出了城镇人口合理分布的标准，并据此评判了中国各区域城镇人口分布的合理性，探讨了今后人口分布变化的方向。更进一步地，在分析人口和经济分布匹配度的基础上，依据对国别历史数据的考察，我们提出了地区差距的合理区间，归纳了我国区域地区差距变动类型，并为如何促进人口合理布局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

我们的研究虽然在诸多方面进行了有一定新意的探索，也得出了一些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结论，但这些结论是否正确还需要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检验。当然，由于水平的局限，书中难免会有一些错误和疏漏，还望各位读者海涵！

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本书第一章由王智勇撰写；第二章由杨舸和王智勇撰写；第三章和第四章由李晓峰和蔡翼飞撰写；第五章由张妍和王智勇撰写；第六章由张妍和蔡翼飞撰写；第七章由张车伟和蔡翼飞撰写；第八章由王智勇撰写；第九章和第十章由张车伟和蔡翼飞撰写。

本书的出版，离不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的支持，离不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蔡翼飞和杨舸承担了一些书稿的编辑整理工作，感谢他们的劳动付出！

张车伟

2015 年 6 月 16 日

目 录

第一章 城乡和区域划分	1
第一节 城乡划分	1
第二节 区域、空间分类系统和方法	3
第三节 各国现有人口区域分类系统综述	7
第四节 中国人口区域分类系统的研究综述	14
参考文献	34
第二章 中国人口分布区域格局	37
第一节 中国人口分布的“胡焕庸线”	37
第二节 影响人口区域分布的因素	42
第三节 人口分布区域格局变化	59
第四节 人口分布的区域聚集：三大经济圈	73
参考文献	91
第三章 地区差距现状与变化	93
第一节 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	93
第二节 居民收入水平的地区差距	98
第三节 居民消费水平的地区差距	104
第四节 地区差距测算评价与分析	113
参考文献	123
附录	124

第四章 流动人口格局及变化	125
第一节 流动人口规模与政策	125
第二节 流动人口结构变化	138
第三节 流动人口的基本格局与变化	147
第四节 流动人口格局变化的简单分析	162
参考文献	171
第五章 城市化的国际经验与借鉴	175
第一节 城市化发展的内在机制与一般规律	175
第二节 城市化的国际经验	182
第三节 国际大都市圈人口集聚的经验借鉴	195
参考文献	208
第六章 中国的城镇化：现状与问题	211
第一节 城镇化的定义与简要历程	211
第二节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适度性分析	223
第三节 中国城市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231
参考文献	240
第七章 中国城镇化格局变动与人口合理分布	243
第一节 城镇化格局变动特征与趋势	244
第二节 城市人口合理分布探讨：Zipf 律及其含义	258
第三节 从 Zipf 律看中国城市人口合理分布	261
第四节 主要结论	268
参考文献	270
第八章 区位、产业结构与人口分布	272
第一节 区位与区位优势	272
第二节 区位优势与产业结构	276

第三节 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	284
参考文献	300
第九章 从人口与经济分布匹配度看人口合理分布	307
第一节 不匹配度的内涵及度量指标	308
第二节 不匹配度的特征事实	312
第三节 不匹配的形成机理	320
第四节 不匹配问题的影响因素	327
第五节 结论	334
参考文献	335
第十章 区域均衡发展 with 人口合理分布的政策选择	338
第一节 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动态分析	339
第二节 人口流动、经济集聚与地区差距	346
第三节 不匹配度的国际比较及对中国区域均衡发展的思考	359
第四节 结论与建议	365
参考文献	366

第一章 城乡和区域划分

本章介绍城乡划分和区域划分的理论脉络发展及最新进展，梳理中国城乡划分和区域划分的观点与理论，概述各国现有的人口区域分类系统，主要是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人口区域分类系统，详细介绍具有代表性的人口区域分类体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简单的国际比较，总结现有人口区域分类系统对于中国人口区域分类系统研究的借鉴意义。建立基于 OECD 标准的中国城乡和区域划分体系，进而对中国的城镇化问题进行新视角的研究。

第一节 城乡划分

城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当人口越来越多地聚集于某个交通便利的地方并逐渐形成居住和交易中心时，城镇也就相应地产生。城市的发生发展，在规模上有其由小到大的成长过程。在性质和功能上，有其由单一到综合和由低到高的演变。然而城市最为本质的要素则是人口聚居和从事非农产业活动（马侠，1988）。城镇的产生实际上是把一部分人口从农业领域转移到非农领域。因此，可以说，城镇化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是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是小农经济转化为城市化大生产的过程。

城乡划分就是对国家批准的市辖区、县级市、县和街道、镇、乡的行政区域进行划分，以政府驻地实际建设的连接状况为依据，以居委会、村委会为基本划分单位，将区域划分为城镇和乡村。城乡划分需要依据一定的标准或者指标来进行。国际上城乡划分的指标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第二类是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和建筑密度，第三类是人口的就业构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中国学者针对中国国情及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而提出的各种城乡划分标准，实际上也是以上三

类的各种综合。例如,马侠(1988)提出按城市聚居非农人口比重为75%,郊区农业人口为25%来确定城市人口。田雪原(1989)则提出市、镇范围的确定应同时满足人口密度在500人/平方公里以上,非农人口比例在70%以上这两个条件作为划分城市人口的标准。周一星和史育龙(1993,1995)提出建立以城市景观地域为基础反映城市实体的统计概念和标准,进而建议采用下限人口规模、非农化水平和人口密度3个指标定义城市实体地域。

在中国,城乡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统计和行政管理需要。统计上城乡划分标准的制定是以我国市镇建制模式以及行政区划为依据将地理行政区划划分为城镇和乡村。从我国城乡划分演变历史来看,以1984年国家放宽市镇建制标准和2006年国家统计局制定《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为界,前后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1984年。这一时期,国家对市镇建制控制较严,统计上是直接采用设有建制的市和镇的辖区行政界限来划分城乡。(2)1984—2005年,随着撤乡设镇和撤县设市的力度加大,国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基本采取了以市或镇为整体的城乡划分原则。(3)2006年至今,根据村级单位所在的统计区域和城乡属性综合判断村级单位城乡类别的城乡划分原则。

长期以来城乡人口统计口径所使用的标准不够科学,其内涵不仅与国际上通行的标准不接轨,而且自身内部也不一致(朱宇,2002)。综观现有的大多数城乡划分方法,仍以城乡二元划分居多。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相比于过去的城乡划分有了很大的改进,但隐含在“五普”城乡划分标准背后的是传统的城乡二元的概念框架。这种概念框架将人类聚落及在其中居住的人口简单地分为城市(镇)和乡村两种主要类型。然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社会的城乡界限趋于模糊,这使得城乡划分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在发达国家,人们在城区工作,在城郊或者农村生活;在发展中国家,随着乡镇工业化的进展,乡镇的工作生活模式与城市有着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在中国,随着越来越多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和城镇之间迁移,传统的城乡模式及边界也越来越模糊。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诸如长三角和珠三角,城乡之间的边界正日益模糊,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向发达国家靠拢。不仅如此,研究表明,在乡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产业者不断增加是亚洲许多发展中国家早已存在的普

遍现象 (Jones, 1983)。此外, 由于中国的城市几乎都是建成区小于行政辖区, 但城市人口统计都是以行政地域为基础的。

在这种情况下, 城镇人口统计数据对真实情况的夸大程度是与行政地域同景观地域的背离程度成正比的 (周一星、史育龙, 199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根据这些城乡二元标准统计出的市镇人口不是偏大就是偏小, 而且在不同地区及市镇间缺乏可比性, 在国际上更是屡屡受到质疑 (周一星、史育龙, 1995)。有鉴于此,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 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城市化委员会就建议有关国家使用三分或四分的聚落分类系统 (Hugo et al., 2001)。从这个角度来看, 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所采用的城乡划分方法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 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完善, 其中一个重要的变革可能是不再仅以城市和农村来加以划分, 可能需要在两者之间再划一至两个过渡地带, 即遵行三分或四分的聚落分类系统原则。也有研究在梳理中国历次城乡划分标准和参考国际城乡划分标准之后, 提出逐渐以行政村和居民社区的简易城乡划分标准 (张立, 2011)。

与城乡划分体系密切相关的是区域分类体系。从很大程度上说, 区域分类的基础是城乡分类结果, 区域间的一个重要差异也体现于城乡结构的不同。

第二节 区域、空间分类系统和方法

宽泛地说, 区域可以定义为“一个或多或少有界限的地区, 具有某些一致性或者组织原则从而使得它区别于其他地区” (Gregory, 2000)。不过 Massey 强调认为, “区域这一术语并不必然指标准和地区, 即一个国家主要的行政区划, 而是指任何在国家之下的任何大小的地区” (Massey, 1984)。甚至是分类或者观念上的世界区域也在使用之中。区域的大小、形状和细节依赖于发展的阶段, 与特定的地理形式相联系。这些也将在实际的地理形式和功能中得以体现。这里的发展指的是一个社会的社会和经济结构, 以及对这些结构的科学表述。

在 20 世纪早期, 区域被视为客体, 即地理学研究中的基本建筑板块之一。这意味着世界可以划分成许多有限的空间然后再加总, 这些空间可以

积聚,形成一个更大的总体。在传统区域科学领域里,这需要采取分布论的形式,或者说试图描述地球的每一个部分。这是 Hartshorne 区域观点的核心,他的观点大致可以视为倡导区域是“关于展示独特的区域是如何揭示现象的共变化性,它们只能通过确认区域而得以理解”的一种方法 (Agnew, 2000)。或者如 Cartier (2002) 所说的那样,传统区域地理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描述性方法,集中于形成区域一致性和区域意义的多样化和独特的区域特征,它以对自然环境的描述性途径作为开端,接着对人类活动的模式和特征加以评估,它们通常包括诸如人口和种族群体分布、居住和城市化、农业和工业等类目”。

20 世纪后半期,传统的区域地理学面临着日益增加的批评。Hartshorne 的方法被人们批评为任由区域差异化主导了地理学,忽视了区域一体化,从而将区域的差异化与区域特殊性联系在一起,却将这些空间分布的原因遗漏在分析之外 (Haggett, 1965)。不过有人反击道,“越来越多关于区域分类和区域边界的思考令我心寒……毕竟,谁能够,或者谁想去记住大量的区域细分呢?” (Sauer, 1956)。“实际上好的区域地理学是优雅的表达艺术,而创造性艺术并不是由模式和方法所局限的。” (Sauer, 1956) 然而,数量革命使它也切入到区域研究的领域之中,空间科学作为一种方法出现了,它关注“通过对空间分布、空间结构和组织以及空间关系的精确数量描述来构建具有预测能力的准确概括” (Berry and Marble, 1968)。地理研究应该关注揭示世界的精致空间秩序,而空间秩序在其根本的几何学意义上说,是通过数学和统计公式来表达空间的。空间分类系统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它以几何学的形式系统地表述了空间信息。问题是如何构建分类体系。关于区位的经济理论,如冯·屠能 (von Thunnen) 和韦伯 (Weber) 的区域三角论,洛希 (Losch) 和克里斯托勒 (Christaller) 的中心区位理论,为这项工作提供了一些原则,使得产业、市场、功能和人口构成了这些体系的标准。在这方面,尤其是中心区位理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心区位就是为周边区域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区位。放到一起来说,中心区位是分层归类的:同一阶层的区位被假设为生产相同的产品,较高阶层的中心区则提供较低阶层中心生产的一切以及更多。中心区位的居住区理论上在平凡无奇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服务方面会呈现出均匀分布的人口,而购买力

也会在人群中一致地分布 (Cartier, 2002)。此外,便是居住集中过程中的位序—规模律 (rank-size rule);城镇与城市,从而确定功能区域。

然而20世纪70年代空间科学面临着批评,部分的是由于一个不同的世界开始形成。人们提出了关于贫困、公民权、环境、性别和种族不平等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数量革命”看来无法也是不愿意解决的。作为“数量革命”曾经的一员,David Harvey承认了这种方法,他认为这种方法“仅仅描述”而无力去面对社会的内在过程和种种对立的力量。此外,新一代学者正在以一种更加激进的,通常基于马克思主义之上的方式来填补大学位置方面的秩序。这种方式意味着区域差异化理论的回归,却是以一种与传统区域地理学不同的方式,即人文主义的方法,关注作为人类行为基本前提的区位的社会结构,关键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关注阶级、内在过程和不断变化的劳动分工,把两者关联起来的方法则关注人类的施为与结构 (human agency and structure)。区域作为历史偶然过程的概念得以引入,使得区域作为“有界的空间以及传统区域流派认同的建筑群落的概念变得不那么可靠” (Gregory, 2000),人们更多地关注固定与流动之间的张力。由此可见,空间分类系统一般来说是特定权力几何学 (power geometry) 的组成部分。作为关注焦点转变的结果,区域形成被理论化为“社会关系外延网络局部的、纵横交错的以及混合的浓缩体,各自有不同的跨度以及变化无常的几何形状” (Gregory, 2000)。代表性的问题出现了,例如,这些关于区域的理解如何应用于实践?对于那些居住于以特定方式加以描述的区域之内的人们而言,他们的职责是什么?相应地,一个更加分散且更加错综复杂的区域概念出现了,无界的区域地理学和不连续的区域是由当地不平衡的发展所组成的,这已经由 Allen、Massey 和 Cochrane (1998) 所强调。90年代,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和新区域主义把区域作为群集概念和地区 (内生) 工业系统的核心。但是区域的边界模糊了,数据和统计资料经常取自现有的空间分类体系而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关注。这当然部分的是由于统计资料可获得性的问题,例如,重要的统计资料是为特定地理单元而提供的,并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然而,随着新统计时代的到来,这种情形将会改变,数据将与地理坐标或者特定数量,例如某平方公里或者某公顷的土地相联系。因而使得根据分析需要而获取特定区域的数据成为

可能。

在 Laan 和 Schalke (2001) 的工作基础上我们可以把不同的研究方法按照其关系概括成确定当地劳动力市场区域的方法、关注于空间科学的方法和新地理学方法 (见表 1-1)。基本的分界线在于以异化和同化为特征的方法之间,也就是说,第一种方法使得确定连续且清晰有界的区域成为可能,相应地,就遭到了来自新地理学传统提出的批评;而第二种方法则与空间政策相关,假定存在连续的(劳动力)市场区域,且具有清晰描绘的边界。持异化方法者认为每个子市场都以特定的空间和不连续形式为特征,因而制度框架应该让位于空间分割,其他人则强调分割是特定累积体制构成的劳动与资本的空间关系而造成的。静态观点则把分割与子市场的特定特征相联系,例如把行业和职位与不同类型的人和他们的工资相联系;动态观点则关注通过市场分割之间的流动性而形成的开放和封闭市场。

表 1-1 确定本地劳动力市场的方法

本地劳动力市场区域				
异化		同化		
静态 分割	动态 分割	演绎		归纳
		新古典—克里斯托勒	后凯恩斯—伊萨德 (Isard)	区位间的功能关系—普莱德 (Pred)

资料来源: Laan 和 Schalke, 2001。

根据同化方法,劳动力市场是通过演绎或者归纳的程序来确定的,也就是说,后一种观点关注区位之间的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以及起始点的各个通勤者的行为,使得功能上相互依赖成为一个核心要素,并允许专业化和积聚,尽管各种关系并不必然是对称的。演绎法包含了新古典方法,后者的假设是雇员在寻找工作的时候尽可能离家近,而工作有其特定的成本—收益原理,也就是说较高的工资水平会导致相对较低的流动成本。此外,区位的不同是依据对劳动力需求的不同而定的,既考虑了工作的数量也考虑到了工作的内容,从而导致了区位的分级。区域之间的边界位于“对两个或多个区域而言,潜在供给的(相对)数量相同的地方,而与劳动力的类型无关。这一数量通常以活跃劳动力的某个百分比来衡量”(Laan

and Schalke, 2001)。这种观点与克里斯托勒 (Christaller) 的理论是密切相关的。在演绎法范围之内还有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 认为存在子市场的非渐进等级模式。关注的焦点在于与积聚活动和空间非均衡相联系的城市化差异。Laan 和 Schalke 引用了 Hall 在 1973 年的工作来说明这一观点。也就是说, 都市经济劳动力区域 (MELA) 是劳动力市场区域的主要基础, 而这一区域是由一个标准都市劳动力区域 (SMLA) 和一个与特定 SMLA 而不是其他 SMLA 相联系的休闲区域构成的, 构成了一个中心区域和一个环绕或者腹地区域。

由 Laan 和 Schalke 给出的分类使得这一点变得很清楚, 即在同样的不同的传统中也会有观点或者思维依据特定空间分类系统如何构建而存在差异。在新古典假设基础上建立分类体系是一个与在后凯恩斯理论基础上建立分类体系不同的任务, 体现在边界是如何划分的以及导致区域出现的过程。类似地, 基于静态观点的异化方法确定的区域不同于在动态观点下确定的区域。

现如今的情形是各种方法和各种观点并肩而存, 尽管人们提出了批评意见来反对空间科学方法, 然而基于这种方法的分类体系依然继续存在, 这部分的是与政策设计和政策衡量相关的区域差异统计的需要使它存活, 部分的是数量化取向研究者, 如规范主义者, 经验主义者和传统学者等的支持所致。然而, 统计学和方法学的基础却在持续地发展和改进之中, 也在适应着当前的社会结构, 后者在实践中意味着分类标准等的选择。将数据引入地理坐标中也意味着空间分类体系在空间科学方法范围内的跨越式前进。于是, 为了获得对于区域化过程的理解以及当需要描绘区域模式的时候, 人们有着不同的方法可以利用。

第三节 各国现有人口区域分类系统综述

当前世界各国中广泛使用的人口区域分类系统存在明显的差异, 很大程度上与各国的基本国情、区域经济发展策略和发展阶段有着密切的关系。人口区域分类在许多研究领域和业务部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除了地理和经济研究以外, 统计部门越来越需要有合理可靠的人口区域分类系统

加以指导统计工作。许多欧洲国家在进行人口区域分类系统研究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劳动力市场,即人口之外还要考虑人口的流动成本这一因素,通常以通勤时间或者到城市中心的距离作为一个重要的分类指标。此外,地区经济的一体化程度也是区域分类的一个重要依据,也就是说,分类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把经济发展程度相似的区域划分到同一个类目。

一 美国人口区域分类系统

美国人口区域分类系统主要也是以统计为基础。某个包含了已识别人口聚集区及具有高度社会经济一体化的邻近社区的区域。为了确定基于核心之上的统计区域(CBSA),该区域至少应包括一个“城市”区域,也就是一个城市化区域或者人口至少在10000人的城市聚集区。那些至少50%的人口居住于10000人或者更多人口的城市区域或者至少5000人居住于人口规模在10000人或者以上的单个城市区域里的县被定义为“中心县”。具体来说,美国人口区域分类系统包括几个主要步骤。首先是确定几种不同的区域划分单元。一是都市统计区域(MSA):一个基于核心之上的统计区域(CBSA)应至少包含一个具有人口规模至少在50000人以上的城市化区域;二是居住区统计区域:一个基于核心之上的统计区域(CBSA)应至少包含一个具有人口规模至少在10000人以上但少于50000人的城市聚集区域;三是城市化区域,包含一个中心区域及其相邻的密集居住区,总人口规模至少在50000人或者以上。通常来说总体人口密度应在每平方英里1000人或者以上。

(1) 每个CBSA至少有一个统计局定义的城市化区域,包含了至少50000人,或者统计局定义的城市聚集区,包含了至少10000人但少于50000人。

(2) 中心县或者CBSA县城是指具有如下特征的那些县城:a. 至少50%的人口居住于规模至少为10000人的城市区域;或者b. 其边界范围内包含了至少5000人居住于规模至少为10000人的城市区域。

(3) CBSA外围县被定义为满足如下通勤要求的县:a. 该县至少25%的就业居民居住于CBSA的中心县或CBSA县;或者b. 该县至少25%的就业人员被居住于CBSA的中心县或CBSA县的就业人员所认可。

(4) 两个相邻的 CBSA 将被合并成为一个 CBSA, 如果按照先前标准 (3) 中 a 和 b 的度量, 一个 CBSA 的中心县及县城作为一个集体满足作为另外 CBSA 中心县或县城作为一个集体的外围。

(5) CBSA 的主要城市或者 CBSA 城市包括: a. 最大的归并区域, 包含 CBSA 内至少 10000 人的规模, CBSA 内的最大的归并区域或者普查指定区域; b. 任何其他的归并区域或者指定区域, 至少有 250000 人的人口规模或者至少有 100000 人的就业人口; c. 任何其他的归并区域或者指定区域, 至少有 50000 人且少于 250000 人的规模, 而且岗位数量满足或者超过就业的居民数量; d. 任何其他的归并区域或者指定区域, 至少有 10000 人且少于 50000 人的规模, 且是最大区域三分之一的人口规模, 而且岗位数量满足或者超过就业的居民数量。

(6) 都市统计区域, 具有人口规模为 250 万人以上的单一核心区域, 或划分为都市次区域: a. 主县拥有该县 65% 或者以上的就业居住者在该县工作, 岗位数量与就业居民数量的比例至少为 0.75; b. 辅县, 拥有该县至少 50% 且少于 65% 的就业居住者在该县工作, 岗位数量与就业居民数量的比例至少为 0.75。辅县必须或者与一个连续的辅县或者一个连续的主县相邻, 这样它的最高就业交换测度至少为 15。剩余的县或者辅县可归并到都市次区域, 这样就拥有最高的就业交换测度, 但给定连续的标准。

(7) 当两个相邻的 CBSA 满足基于就业交换测度至少为 15 但低于 25 的合并条件时, 如果两个地区都有明显的地方支持合并的意见倾向时, 它们合并在一起。

二 加拿大人口区域分类系统

加拿大人口区域分类系统有两种, 分别称为是加拿大 1 和加拿大 2 人口区域分类系统, 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侧重点不同, 体现于划分标准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加拿大 1 人口区域分类系统是以确定加拿大都市区域为目的的人口区域分类系统。其基本原则是按照人口规模和通勤时间将城市区域划分成不同的区域, 即以某个城市核心区为中心, 周围有在社会和经济上与该城市核心一体化的相邻的城市和农村地区, 这并没有覆盖整个加拿大。具体来